Vol. 20 No. 2 April 2013

在线抵抗性认同的构造与消解

——以北京暴雨事件中的网众为例

赵蒙旸

摘 要:以北京暴雨事件为例,通过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运用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包,探究网众抵抗性认同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和影响。文章发现网众通过构建合适的话语框架,团结在特定的内容之下,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在线抗争的边界激活。网民抵抗性认同的构造,对议题的传播和舆论场的维持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当前中国网络威权主义的背景下,网众的抵抗性认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抗争动力。

关键词:抵抗性认同;构框;边界激活;网络威权

作者简介: 赵蒙旸, 女, 新媒体理学硕士生。(香港中文大学 新媒体系, 香港)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3) 02-0038-07

一、前言:暴雨的政治

2012年7月21日下午起,北京城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前后共致190万人受灾,全城交通大面积瘫痪。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本次降雨为61年来规模最大的降水,截至8月7日,遇难总人数为79人。

与之前灾害类的突发事件不同,整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和事件同步的微博救援和微博问责。天气和交通,是每个人每天都置身其中的复杂系统,正因为如此,暴雨的议题才能以其较低的参与门槛、较高的安全系数、较密切的现实利益关系,吸引大量网民参与线上讨论和线下行动。

暴雨事件是灾害,也是政治。网众在参与事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的抵抗性 认同,推动了事后的问责。探讨这种抵抗性认同形成和瓦解的过程,对研究网络舆论的生成和流变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笔者借用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北京暴雨中抵抗性认同的构造和消解。抵抗性认同语出曼纽尔·卡斯特,是其在《认同的力量》中提出的一种认同形式,指"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1]认同。

麦克亚当将社会运动界定为"被排斥群体所做出的有组织努力,以推动或抵制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该努力包含诉诸非制度形式的政治参与"^[2]。对比该定义,暴雨事件的主角并非局限于被排斥群体,在线抗争也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更不致力于社会宏观结构上的变革,不能被看作典型的社会运动。但是,由于其话语策略与社会运动的构框过程极为相似,认同的塑造和消退过程也与社会运动动员过程有着某种重合,所以借用相关概念来理解网众的行为特点,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分析不同微博对于抵抗性认同形成和消退的不同影响。一方面使用新浪微博的高级搜索框,手动等距抽样保存7月21日晚间到28日晚间带有北京暴雨字样的实

时原创微博 998 条,另基于滚雪球观察法抽取若干热门微博加以对比。另一方面借助北京大学 PKUVIS 微博搜索和事件传播工具,分析事件引发的讨论热度和特定微博的传播路径。

三、在线表达的框架

尽管有关北京暴雨的网络表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依然可以从文本分析中看出语言的基本 倾向和主流意见的微妙变化。网民抵抗性认同的形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以从 框架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框架概念由戈夫曼提出,最初是指"一种解读范式,是不同的行动者用来弄清楚周围环境的工具"[^{3]}。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运动研究者将框架改写为"一种对'外部世界'进行简化及浓缩的诠释架构,其方式是对人们当前或以往环境中的对象、情境、事件、经历及行动序列有选择性地加以截取并符码化。"^[4]内地学者谢岳通过总结斯诺和本福德等学者的案例,归纳出框架的三大基本功能:标注功能,归因功能和引导功能^{[5](86)}。相似的,北京暴雨后网众的在线表达也可以分成类似的三个递进层次。

(一) 标 注

所谓标注,也就是贴标签,将自己归类为特殊的群体。在北京暴雨事件中,网众最明显的标注行为是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和"纳税人"。

一方面,居住在北京的网众在事发后上传了大量文字和照片,直播或再现了个体经历。未直接经历暴雨的网众则通过强调自己的身份归属和阶层地位,塑造出自己潜在受害者的形象。暴雨后,有关安全锤和逃生的内容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新浪图解新闻的一条"变身逃脱大师"的微博,被转发了9700多次。8月1日,在新浪搜索"暴雨逃生"字样,可得到68万条结果。

另一方面,纳税人的身份标注,使得网众得以聚集在虚拟的边界内,强调身份所代表的权利,并对纳税对象进行讽刺和抵制。7月24日,新浪头条新闻公布了北京发动救灾募捐的消息,该条微博九成以上的转发文字均为"我已纳税"四个字。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提升,"纳税人"成为仅有的几个可以概括微博用户共同特征的词汇之一。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它也就成为最佳的在线抗议标签。

(二)归因

归因分成两步来进行,一是诊断,二是预见。首先,要找到不公正的根源,是个人造成的还是制度造成的,是天灾还是人祸。显然,北京暴雨后绝大多数网众认为,暴雨造成的损失,是人祸而非天灾。 其次,预见就是要找到制造不公正的责任主体,即谁应该对暴雨造成的后果负主要责任。在这点上, 网众将之归咎于市政与气象等部门的失职。

在抽取的微博中,有91条内容与天灾人祸或政府职责相关,其中90条的矛头都暗示或直接指向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这90条微博大多是普通用户的原创内容,说明对事件进行归因的主体已经从意见领袖蔓延到了整个微博用户群。

@别样杨奎:北京暴雨,一部分人在救人,一部分人在助人,一部分人在看海,一部分人在咒骂上天,一部分人在质疑地下排水系统。全部人在骂领导设计地下排水系统的人!

@ 绯色夜猫: 为什么全国各地频遇几十年到上百年一次的灾害?? 因为只有夸大灾害的程度,才能让那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被冲垮、倒塌有个顺理成章的理由。

(三)引导

责任主体浮现之后,构框的最后一步"引导",就是在指示大家如何行动。7月24日下午,北京市

民政局发布了倡议社会各界捐款的微博,随后该账号又公布了具体的捐赠方法。这一倡议迅速激起在线舆论反弹,愤怒的网众蜂拥用"捐你妹"来回应这两条微博,第二条微博在一天内被转发超过8万次。据《阳光时务》统计,第二天新浪微博"捐你妹"的搜索结果已逾32万条,更有许多网友创作了与'捐你妹'有关的漫画。这导致新浪随后屏蔽了该词的搜索。7月26日,福布斯报道了这场在线反对运动,并将"捐你妹"直译为"Donate Your Sister",而有关这条英文翻译的微博也被转发了一万多次。

通过标注、归因、引导三步、网众对在线表达进行了构框、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抵抗联盟。

四、抵抗性认同的建构

(一)抵抗性认同的内容

网众的构框策略之外,具体的传播内容,才是抵抗性认同建立的素材基础。在对北京大雨的文本分析中,三类话语视角对认同构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1. 特殊人物视角

在多个版本的遇难者名单中,丁志健排在第一个,他的名字自始至终都被提及最多。34岁的丁志健是儿童刊物《阿阿熊》杂志的编辑部主任,21日晚溺亡于北京东城区广渠门桥下。传媒专业主义的报道,还原了丁志建遇难前几小时中绝望的呼救与挣扎,使得每一个阅读报道的受众都感同身受。

一方面,网众对丁志健投入比其他受害者更多精力,是心理学上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体现,也即社会对可识别的具体受害者案例比对统计上的受害者投入更多的资金与关注。^[6]丁志健作为东城区唯一的遇难者,得到了比房山区 40 人更多的关注。对比有关遇难人数和有关丁志健个案的微博即可发现,前者的传播基本是客观告知,后者的传播则被涂抹上浓烈的悲情色彩,突出细节和过程。

另一方面,与其他遇难者相比,丁志健的人物身份更有利于传媒和网众的话语构框,也更容易作为 反抗的题材被符号化。他与微博主力用户一样时值盛年,有事业,有家庭,展现出典型的北京中产阶 级形象。不仅新闻媒体将镜头对准丁志健及其家人,普通网民也在利用他的形象表达抗议。

7月26日,网友王小心写作《每一个人都是丁志健》,在文章开始就罗列出自己和丁志健的相似之处,增强了读者的身份代入感。

我和丁志健都来自小城市,靠自己的奋斗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我们毕业于一样的学校,在 外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开同一个牌子的车。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在不错的地段,我们在北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

而文末的抒情,更是试图强化危机意识,普遍化不幸遭遇,将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丁志健联系起来。

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丁志健是我素不相识的师兄;丁志健可能是我身边的同事;丁志健可能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丁志健可能就是我。

分析用户转发该微博的话语可以发现,"丁志健"、"每个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发话语是强调道德义务的"无法不转"、"不得不转",和强调感同身受的"每一个人都是丁志健"、"我就是丁志健"。

2. 传统媒体视角

传统媒体视角对抵抗性认同构建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有利于对报道的借用,二 是激发了对审查的抵制。

中国社会霸权文化的缺失,导致国家精英与知识精英所认同的价值出现背离,中国媒体相比西方,"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有激情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作出努力。"[7]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媒体在终极价值层面和网众的观点是基本统一的,网众在进行在线表达时,也愿意借用他们所信赖的媒体观点。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媒体事实上形成了"互激模式",即"媒体与社会抗争在某一议题上形成密?的关系形态,社会抗争成为一个地区媒体环境甚至整个媒介体系的舆论焦点,?断得到强化与升级,并促使?动者调整目标诉求,进而又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8]

与7·23 动车事故类似,北京暴雨后,传统媒体善用机遇结构,集体发力。南周被临时枪毙的《你的名字你的故事》,三联生活周刊的《特大暴雨全纪录》特别增刊,新京报连续多日的特别报道,财新传媒的北京暴雨专题,无数纸媒日常反抗式的报道丰富了在线话语的内容,也激起了网众在观点上对其表示支持,与之进行联合。

@ 六撮:向新京报的坚持致敬。雨后第三天,还是14个版大规模介绍灾情,派往房山的 多名记者绘制房山受灾图,坚守京港澳高速的记者走进了最严重的17.5公里处。追问政府应 急预案,砸车验证流言蜚语。这都是他(她)们干的!

3. 常识普及视角

北京暴雨事件中,常识普及内容往往从城市地理角度介绍世界各地市政建设的发展历程,借助他山之石来影射北京城市规划的不合理。

@蛮子文摘: #热点特辑#: 世界各地下水道盘点! ——1) 伦敦排水系统已正常运行150年; 2) 巴黎下水道总长2100公里; 3) 慕尼克地下有13个储水库; 4) 东京有最先进的下水道排水系统,可抵御台风暴雨; 5) 江西赣州宋朝排水系统,1000年了仍在使用。

(二) 抵抗性认同的结果

网众抵抗性认同最重要的内容基础,就是达到了边界激活的效果。这里所讲的边界是指社会边界,它可以被定义为"内部联系的人口和/或活动丛集之间对比密度、迅速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9]。蒂利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中总结了四种构成边界变化的机制:记入与删除,激活与减活,场所转移,重新定位。激活是指同一个边界附近的活动组织更加重要和明显。在抗争政治理论中,"边界激活机制提高了区分两个政治行动者之间我们一他们差异的显著性"^{[5](123)}。

暴雨之前,人们的身份是复杂交织的,同样的人在不同语境下拥有不同身份。如果没有突发事件作为催化剂,民众与政府,草根与权贵之间的区隔虽客观存在,但只是多种社会划分方式中的一种,不比其他分类更突出。一场暴雨,通过利益主体间动态的互动,让人们重新意识到特定界限的存在,原本模糊的社会分类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边界激活的过程,在过去的许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由于围绕事件的构造过程反复发生,在抗争剧目的选择上,网众已经学会了借用之前的二元区隔方法:对有关部门说辞的拒斥,对草根力量的声援,几乎形成路径依赖,使得围绕议题进行的动员速度越来越快。

五、抵抗性认同的消解

任何在线行动都注定有一条从壮大到衰落的曲线。基于抵抗性认同的运动发展脉络,就是社会边

界从激活到减活,从清晰到模糊的过程。

(一) 官方的策略创新

传播系统各要素中,官方行动对于抵抗性认同强弱的影响不可小觑。在学者 Nikolayenko 看来,社会运动中"挑战者和其对手透过彼此互动的情节定期对各自所采取的策略作出修正。"^[10]在北京刚遭受水淹的三天时间内,有关部门的闪烁其词和老式宣传话语,激起了更强烈的抵抗性认同。但随着网众连续数日的不断倒逼,有关部门在话语上进行了策略创新。

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为例,21日到24日,微博内容主要集中于单向告知。25日起,网络舆论猛烈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北京发布相应增加了对网众观点的回应。在公布新的遇难人数时,官方微博除了提供数据外,还加入了图片和遇难人员的地区统计,得到了用户较为积极的评价,之前对于遇难人数的猜疑态度几乎完全消失。

人民日报微博的开通也耐人寻味。7月22日凌晨,正当人们围绕北京暴雨展开微博救援行动时, 人民日报开设了微博账户。27日与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以下两条配图微博,彻底颠覆了印刷版带给 人们的刻板形象。

@人民日报: [微评论: 公布遇难者名单应成制度] 姓名、年龄、遇难地点及原因……尽管是些简单信息,北京公布的遇难者名单,却让冰冷的数字有了人性的温度,使生命尊严在含泪注目中彰显。直面真实才能抵抗遗忘,让我们在这份名单前警醒,并通过以人为本的制度开掘敬畏生命远离灾难。

@人民日报: [你好,明天] 过去7天,一场暴雨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无常与重量,也看到周遭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同样铭记于心的,是灾难中爱的赠与和传递,是对责任的坚守和护卫。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段话: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安。

与其从道德层面赞赏人民日报行为的正义,不如将之看作一种聪明的话语策略转向。这种转变让 抗议的矛头指向不再清晰,从而有效抑制了在线反对的进一步发酵。

(二) 网众的观点分歧

如果说官方的策略创新缓解了冲突的程度,那么网众内部的分化则加速了认同的退却。

暴雨发生 4 天后,观点分歧变得明显。首先是对媒介报道呈现首都中心主义的反思:陆续有网友指出,河北和北京一样遭遇了水灾,然而其受到的关注和支援却远远不及首都,这种双重待遇,恰恰是因为北京攸关更多微博意见领袖的直接利益。

@正义网杨柳: [反对新闻唯北京化] 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报纸上网站上微博上全是铺天盖地的"北京暴雨"声音,难道大家没看到天津、河北、四川、重庆也在下雨,也在遭受暴雨灾害吗?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强势媒体都在北京的缘故,说来说去,在新闻的传播上,还是与媒体人自身相关者,最为重要。

其次是对个体责任和政府权力关系的反思。随着更多报道的出现,中产阶级围绕丁志健建立起的 观点战线也开始分化。看完广渠门事故的还原报道后,有用户发出质疑:丁志健的遇难,固然应当归 咎于糟糕的市政设施,但他本人的疏忽大意,也是酿成悲剧的原因之一。还有用户将讨论主题延伸到 了现实政治领域,批判了一切都要政府管的大政府观点。

@王志安:广渠门事件我看了各方报道,政府如果说有责任,就是在水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派人值守,或设置警示标志。但是,当天北京多处积水,到处都派人值守显然难以做

到。我个人认为, 丁先生的死亡主要是自己的责任。等水淹灌顶后, 那样的交通状况, 指望政府火速过来救援挽救生命, 太难了。

@兔主席:举个例子,我说要提升预警意识,根据预警决定出门计划。别往危险地方去。要有安全与自救意识。马上有人说,预警信息发布不够广;没教说如何应对;营救不力。总之怎么说都政府全错公民全对。这一逻辑如极致化就很离奇了:个体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无行为能力的弱者。这样的民众似乎只能等着被接管和奴役。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众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观点越来越细化,议题越来越分散,个人观点从群体情绪中浮现出来,意见联盟逐步瓦解。

(三) 外部事件的干扰

北京暴雨前后,其他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密集发生,从未中断,这些外部事件对主体事件的稀释和拆解,也就越来越明显。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2012 上半年共发生热点事件 376 件,与去年同期的83 件與情热点事件相比,今年为去年的4.53 倍。"从去年的2 天产生一起到今年上半年的一天2 起,热点事件出现爆发式'井喷'。"[11]天津暴雨后当地人的达观幽默,伦敦奥运开幕的造势宣传,发生在江苏启东的邻避运动,都在慢慢消解认同的广度和力度。

从整个事件关注度来看,暴雨话题的关注度在经历几个白天的峰值后渐趋平缓。根据北京大学 PKUVIS 微博搜索工具对 21—31 日所做的分析, 29 日之后, 谈论北京暴雨的微博几乎完全消失。

从抽取的微博来看,从26日开始,能够反映抵抗性认同的微博比例显著下降。特别是27日晚间开始,出现了与奥运有关的微博,甚至有用户发出了"北京暴雨伦敦奥运关注哪个好"的疑问。此时,北京暴雨的政治性已经大大减弱,网众的负面情绪开始退却,注意力则被其他事件所分割。

六、抵抗性认同的现状

(一) 认同的局限

抵抗性认同的最大局限,在于整个话语构框的过程,也是现实简化的过程。现实社会中复杂的身份 归属和利益关系,被删减为"我们和你们"的二元对立。某种意义上说,抵抗性认同的敌人不是别的, 正是复杂性本身。

其次,认同的空间就像一个填不满的漏斗,只有不断注入新的话题,特别是与事件相关的对抗性的话题,认同才能持续存在,这就使得在线共同体依附于一种脆弱的共识上。从内生网络来看,抵抗性认同容易自然消退和分裂,不够稳定;从外部机遇来看,它既容易被官方策略孤立瓦解,又可能被新的事件所稀释冲淡。

最后,网众在构造抵抗性认同的过程中,为了树立统一战线,难免出现对原初事实的夸大和扭曲。 7月25日,有微博发布新闻截图称,江西警方抓获"网络怂恿他人不捐款的罪犯",当晚就获得了几千次的转发,最后却被证实是网友的恶搞。

(二) 认同的悖论

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利用抵抗性认同来进行在线抗争似乎已成为中国网众理性又无奈的选择。

首先,政府有关部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调试和创新,利用新兴传播技术来推行对其有利的价值观,如果不是采取抱团的方式,网众很难获得与之博弈的资本。其次,中国转型社会的主体和观念呈现多元丛生的特点,从抽象的社会思潮,到具体的现实利益,都显现出无法弥合的分歧。如果不通过构框来简化复杂的身份,突出特定边界,制造临时归属,认同已经难以确立。再者,从政治机遇结构的角

度说,网众的机遇取决于"不同部门间的政策差异,社会控制力的限制,中央与地方间利益的不一致,以及党和政府的临时干预"^[12]。因此,机遇结构具有一种不完整的性质,难以预测其将于何时何地出现和消失。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网众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有效组织抗争,寻找最适合的行动策略。

笔者把这种在线抵抗性认同中存在的矛盾称为认同的悖论:对抵抗性认同的过度开采到头来消解 了抵抗,而深知其局限性的网众,却又不得不依靠抵抗性认同来展开他们的在线行动。

所以,不管我们怎样评论互联网抗争模式的单一性、表演性和不可持续性,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网众的抵抗性认同依然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抗争动力。这种动力的局限起源于制度性的匮乏, 无法通过网众自身的努力来克服。认同的悖论,仅仅是国家社会关系在互联网维度上的投影。

参考文献:

- [1]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
- [2]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1970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5.
- [3] 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 抗议、抗议者与抗议管理: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共话语 [A]. 西德尼・塔罗等. 社会运动论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100.
- [4] Snow David A, Robert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A].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g Mueller.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
- [5] 谢岳. 抗议政治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 [6] Karen E. Jenni. George Loewenstein. Explaining 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7, 14: 236.
- [7] 趙鼎新. 林芬.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J].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08 (2): 95.
- [8] 黃煜. 曾繁旭. 從以鄰為壑到政策倡導:中國媒體與社會抗爭的互激模式 [J]. 新聞學研究, 2011 (4): 170.
- 「9〕 香尔斯·蒂利.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 上海:上海出出版集团,2008:140.
- [10] Olena Nikolayenko. The Learning Curve: Student Protests in Serbia, 1991 2000 [C]. The Eleventh Annual Graduate Workshop, Kokkalis Program on Southeastern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13.
- [11] 猫丽莎. KCIS 发布社会與情 2012 年上半年度观察 [EB/OL]. (2012-08-09). http://www.kcis.cn/1249, 2012.
- [12] Kenji Otsuka. Strategies for fragmentary opportunities and limited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movement under communist China in transition [A]. Shinichi Shigetomi. Kumiko Makino. Protes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 Cheltenham: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9: 100.